

集部

雲莊集卷十

宋 劉爚 撰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吴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元

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叅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於羣工具官餞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風其踐政迹非羣議於兵釁驟開之始其登揆席翊萬幾於朕躬親覽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虡協風揚從律之龢搢紳盈庭煥景曜重輪之瑞緬惟黄閣弼諧之老久宣青宫調護之勞獨興歎於滯南諒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奬舊勲學士象四

時仍延恩之劇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歸班珍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實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告匆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鉅典

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冊

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德業端醇逮事

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光考誼均同氣之親而能恪

守宫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儀參宰路之崇

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

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至道朝元之故事顧瞻羣彦紛

鵷鷺以充庭有美宗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

榮懷仍節制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

位以煥宗正二星之躔申衍豐𥘵且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師加食邑食實封

建儲所以尊宗廟葢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之一

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
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邃雅量沖龢早睎沛輔之
賢矜嚴有度晚慕辟疆之節清淨自娛以真王紹
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霅水振振仁厚踰承平
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
聿彰洊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藻而
伸景鑠誕舉邦彝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
思廣篤親之仁絺冕袞車俾政參於寅亮珍臺閒館仍

自適於燕順增衍畱畬併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强三孤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太微南宫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兵帥之衛惟予圻父扞我皇

家其須賛書以竦羣聽武信軍承宣使殿前嗣都指揮
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夏震性
資樸重風槩沉雄早振迹於顔行晩策勲於盟府執戈
衛社闞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撃心惟向
主誼不辭難遂亞中權用司外閫扈徼道千廬之邃肅穆
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
蜀道之戎麾正巖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
若時將帥之臣葢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

旌百戰之多爾其思㫖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吴環特授少保致仕加食邑食實封

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姒之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余一老久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爲披章而太息數時顯册告爾庶

工具官吳環逮事高皇馮休憲聖以位則絶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謹守而全已維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内禪於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心之未耄猶朕志之少寛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畬於戲老成國之蓍龜懿戚予之肺

腑令其往矣寧不盡然尚保懸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持授少保依前昭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嘉加食邑食實封

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睠懷西土之勁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籩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脤之恩涣是明綸孚

于衆聽具官王嘉性資栗銳風槩沈雄窺玉帳之奇畜研窮於機畧扼銅梁之阻晩震懾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擢旂常之載久捴戎於順政乃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談整暇居然折千里之衝屬予拜貺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閫用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為尊君之法朕仁於恵下爾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懋勲庸永綏福禄可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

朕蒐飭禮樂爕和神人維國家更化以來未遑大振賴
天地降祥之應屢獲豐年三陲晏清七政明潤迺御齋
軨迺升喜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
疇表率於周盟有偉耆英實參薦獻其頌贊册以告昕
庭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黄流玉瓚挹之而有
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吕屛驕倨貴游之習廸忠
純厚德之風自擁辟旄久安珍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
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祐之祠歷祼孝宗之室緬懷遺

烈等覆載之難名聦顧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毖祀嘉乃同寅其進胝於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沖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毋斁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祐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邑位檢察專長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施行

皇伯師撿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實封二千一百户特

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

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册命

朕倚重天枝參扶國棘念昔仁祖獨優荆邸之賢若時

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葢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為其近

親迺睠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册以諗廷臣具官師撿挻

信厚之資藴醇明之度風流紹其世美標望冠乎宗盟

爵為真王位列孤傅年高七袠徳齒皆謂達尊身歴三
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
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
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
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顓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
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寵光可

雲莊集卷十

雲莊集卷十一

宋 劉爚 撰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朕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予而

刋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循牆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不以為非不由其道則五兩之微揚雄猶以為忝卿輔成儲貳之德於朕盖有社稷之勲祗進一官顧形三請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衞翼之誠深仲虎拜之恭孰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來奏云以疾不及贊龍樓之禮伸虎拜之恭故云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

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實

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翰其事雖殊其為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為之誼𢚩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實封恩命不

允仍斷來章

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厚有國家者其可不寵綏同姓以為藩垣之助哉渺予小子嗣守丕緒惟脩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而忘庶幾行葦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況予一人伯父之尊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厚升堂三孤亦既晚矣卿而不宜尚誰之可趣祗朕恩毋或多遜所辭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禄大

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

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葢惟世臣與國同休故當以安社稷為悅不

當以辭爵位為高卿忠正勤勞素明斯誼迺者衅然在

疚尚能體眷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贊經綸之功況今

祥禫既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

誕告有位羣工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祗服訓言迪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休卿亦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辟寵之煩乎所辭宜不允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行一官恩命不允

昔漢明帝之為太子也能辨南陽之牘光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以十歲而通春秋揆事應

物之權未有不繇學出者然以察爲明而昧君之大體殆非當時輔導者之責孱睠吾元子蚤毓春宮而能建至策以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躬春秋之大義者疇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磨礲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爲多豈以訓迪之勞而忘褒陟之寵忱辭雖切匪朕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文武百僚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

朕以眇身獲承宗廟嘗懼弗稱以累付託之明屬者風霆之驚厥證其異惟德菲薄睢于政理故天動威以顯朕過在易有之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用惕然貶食避殿蓋不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己之誠惟卿等協同一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乃所望也若夫抗章所陳斷復常度顧朕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筵之峻享四海之珍省慼未遑其敢議此尚體斯意毋重有所云所請宜不允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惟治效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嘗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謹永平故事與漢以俱存正觀元龜終唐而克鑒則其享國之有永詎止如今之所觀肆惟眇躬祇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槃杅既以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視百王而有光卿以元愷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最久講明獨深

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磐石之基益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勑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仍進封國公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

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謩自登翼於萬機首整齊於百度羣材彚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

淳熙之舊復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銓別薦紳之流品遠參漢律旌刀筆之勞能坦然甚明來者可考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若涇渭之分清濁靡容其混迄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渙汗甫頒謙辭已上知卿盛節居存避寵之心顧國舊章難廢懋功之典往欽詔諭亟服恩徽所辭宜不允

賜吳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内助之賢常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流及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為諸侯而漢之馬鄧門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國家壼儀最盛是生聖后光輔中興保佑三朝與定大策功德之懿有光前聞肆卿一門寵榮烏奕將旄公衮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凋落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思所以褒異者久矣郊禋大慶中外所同揚于大廷俾賑孤保所以報層闈之恩而為内理之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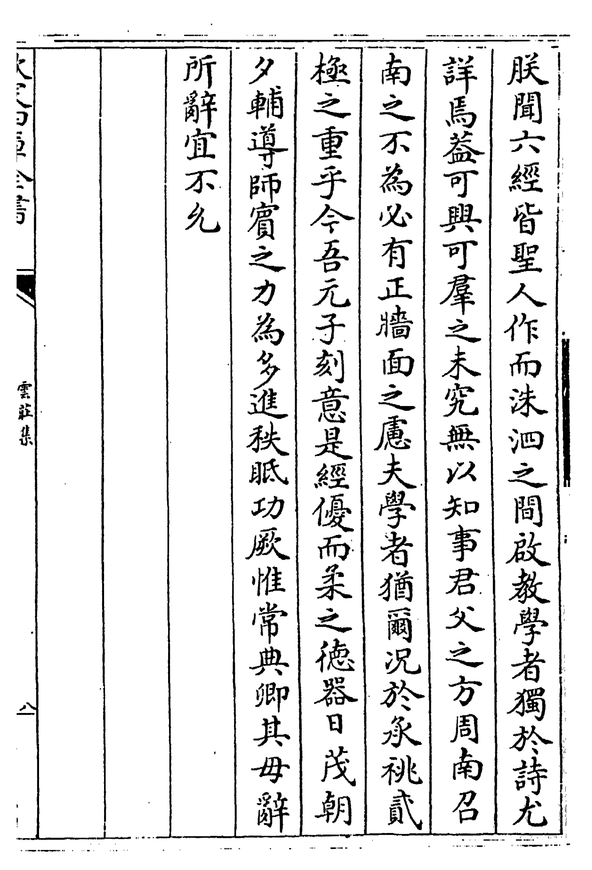
也朕志有在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照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

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惟有大臣之材必有大臣之度盇心平乃可揆物非量溥不能受人故常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覩其平昔之藴卿性資穌裕德宇靜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為天下之

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既見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葢近世之所無其恩㤙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豈無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



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啟教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葢可興可羣之末究無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為必有正牆面之慮夫學者猶爾況於承祧貳極之重乎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器日茂朝夕輔導師賔之力為多進秩眂功厥惟常典卿其毋辭所辭宜不允

雲莊集卷十一

雲莊集卷十二

宋 劉爚 撰

生日詔

賜史丞相

勑彌遠東方曰春萃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為吾社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决和戎之議勲熙庸甚偉夷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

方賡皀繹之詩庸申臺餽之肦式侈門弧之慶

賜右丞相史彌遠

勑彌遠千載風雲之會式契休期四明仙聖之區實鍾英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鼎輔之臣世秉機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蕃之錫用祈耇艾之祥

賜嗣秀王師揆

勑師揆乃睠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黄老之格言迪德秉彜蹈獻平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鮐

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奬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

勑再遇比者淮北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縣鄙害及烝黎

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負固以

罔悛至弄兵而未巳卿忠勇票鋭為國爪牙布宣王靈

指授將畧卒蕩平於羣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

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歎嘉今氛祲既清式寬予顧瘡

痍未復尤惻我心御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之帶佩亟安鴻鴈之哀鳴時乃之休惟疾以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賊盜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脇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

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邊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

加恤使吾赤子多轉從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為暴靖言致冦敢昧責躬近而荆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爇焚惕若興懷為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協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伊昔乾道淳熈之際有若李全陳炯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黥戮自有宇宙至

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喻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寛書推予不殺之仁俾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疾副朕心其楚州衡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為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䘏故兹詔示想宜知

悉

科舉

朕惟我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髦臣碩輔多此途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凉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来凡數下賔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枋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為偽忠亮鯁直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肆朕更化

之後息邪説以距詖行闢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兹大比爾多士其各攄所蘊試于有司賢書来上朕将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盖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濯以副招徠之意乎故兹詔示想宜知悉自而前至徠忠規六十四字為衆政要機貼去重改今但存初本耳

雲莊集卷十二

雲莊集卷十三

宋 劉爚 撰

敕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

敕大性朕遼處穆清軫懷炎赫睠言侍從之老方劇蒸鬱之憂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尚廣蠲痾之澤亟蘇苦熱之民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歷日

勑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歷紀倣周人之頒朔遠曁藩方眷乃忠純為予屏翰念將更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今賜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

御以紿背之年而任麟符之寄勤於王事念在朕心屬當嚴冱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冲和

弔祭安南國王

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良惻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王嗣子李旵嘉定七年歷日

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曁於出日之邦式瞻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歷之首頒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雲莊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十四

宋　劉爚　撰

大禮册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皇矣有宋受命溥博僊源肇開自我道祖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粤惟眇冲獲典邦祀迎日之至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如在尚克相之俾臻厥成以

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旦朝獻太廟　祖宗帝后

伏以維我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循菲凉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循舊章先饗宗廟於赫列聖威靈在天尚其相之俾迄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圜壇祭饗昊天上帝

伏以皇天后帝照臨萬方厥叅惟忱厥輔惟德誠以寡昧

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敢弗虔翼

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于朕躬惟民之安斯國

之慶

圜壇祭饗太祖配饗

伏以昔在周室禋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我藝

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右肆惟冲眇嗣守慶基

創業之艱敢忘厥自兹率舊典升侑于郊威靈赫然尚

克顧饗

圜壇祭饗太宗配饗

伏以煌煌寶命太祖受之赫赫慶圖太宗成之二后在
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源其敢不恪
屬茲親祀竝侑是崇尚其顧歆克昌厥後

郊祀大禮敕諸司

朕奄宅庶邦于今十稔念宗社纘承之重若涉深淵雖
宫庭蘉濩之微如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嚮更中
外之多虞益顯髙明之垂佑銷旱蝗之孽寖格豐年洗

戈甲之腥謐為龢氣既訖小康之候盍崇大振之儀況嘗游饗於堂筵兹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琛而見雲陽為百姓以祈敢云專響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戒先期亶孚羣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欵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雲莊集卷十四

雲莊集卷十五

宋 劉爚 撰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罄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浹旬之間偶遭霖潦之變三盆將獻恐妨就簇之功五穀最先懼失躬親之望況連歲旱荒

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斯極皇矣上帝本恩溥以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阽死願回慈愍極掃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逭非凉之責無任懇禱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祗懼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或睹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祈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慨念平疇卷為巨浸沾體塗足二時殫種蒔之功疾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奸至和彼民何辜使就死地願收陰冷亟渙陽明庶幾高仰之獲全尚或有無之相補於神特噓吸之易而民免溝壑之憂瀝懇授誠

鞠躬請命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冷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繫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悃忱終祈大造之曲成庶獲豐年之可望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潦為灾粢盛告病亟攄丹悃虔扣蒼穹曦馭上

騰陰霾盡掃少慰羣元之望仰繄大造之仁用控精誠少伸報謝尚冝終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保祐自天方洪圖之丕衍誕弥厥月屬初度之再臨睠句曲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菲薦祗按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飇游来格歛時五福敢專嚮於眇躬綏厥兆民冀同躋於壽域

太一宫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内中後殿

醮設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緯之光帝治質隆七政順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影響之隨臣猥以眇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於對越而精神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陳乾象之異火行壘壁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警震懼靡遑是用涓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赫消禍變於冥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彗或可禳庶憑悔艾

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干陰陽之和逈者春夏以来雨暘弗節行都地震駭變異之非常近甸水災痛生靈之何辜静言咎證實儆眇躬既克巳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以行寛卹之令庶盡彌災之實默回眷命之祥更演冲科冀垂景貺五風十雨長銷乾溢之虞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以禱得請是期

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節道場設醮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惭匪德三十六洞天之勝無越兹山就蕆醮筵肅迎僊馭庶精誠之易徹致景貺之遄臻敢冀眇躬獨超廣成子之壽願令率土悉陶華胥民之風

雲莊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菼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十六

宋 劉爚 撰

春端帖子

春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嘉定無疆歷纔開第五春金穰端有兆太歲恪居申

新歲朝元使龍荒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漠亦春臺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顔知有喜班首是前星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雪粲瓊田太平和氣隨春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東風昨夜入簾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凉州花盡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盍深思微臣自媿無規諫願獻先朝學士詩

皇后閤十首五言四首七言六首

寶勝千春字瓊林九醞香六宫齊上壽地久配天長
金屋春容早銅樓色正分奉觴天一笑聖子似周文
寶扇彩雲開宫粧襯玉梅共持千歲栢爭獻萬年盃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成四時俱百順何但慶宜春
柳眼窺春暖欲眠梅粧點雪鬭新妍一年好處如今是
還勝清明寒食天
誰贊東皇轉化鈞宫中堯舜亦深仁祗將一點陽和意
散作乾坤浩蕩春

烟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為要八荒皆壽域
彩毫親跋度人經
曉来寬大詔初頒物物咸沾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帝力
誰知輔佐屬坤元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已知天意好
十分粧點鬬春妍
御沼春融氷半澌偶觀流荇巳參差因時有感關雎詠
寤寐難忘窈窕思

東宮五首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薄薄瓴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陽宮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来資善議猶自問窮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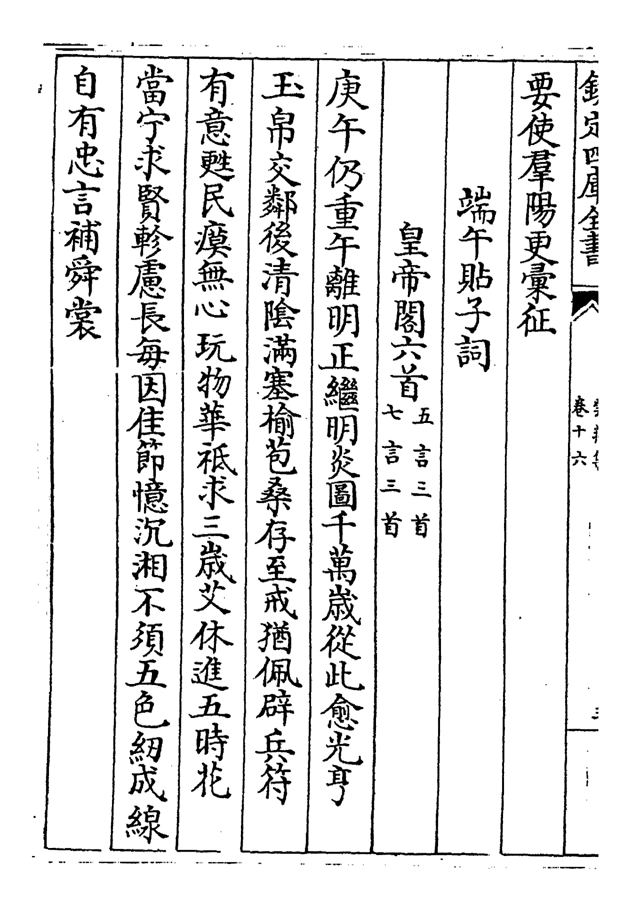
畫堂金榜揭居仁萬物如關念慮深一點陽春從震出

助成天地發生心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墀清曉押朝班天顔喜見重輪月

春色先回萬歲山

濟濟儒冠萃講庭韋編竟日共硏精還將泰象參人事



要使羣陽更彙征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炎圖千萬歲從此愈光亨

玉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桑存至戒猶佩辟兵符

有意甦民瘼無心玩物華秪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紉成線

自有忠言補舜裳

延英晝永汗霑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恣佚樂

粉團爭射學兒嬉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鑪熏徹九天二麥登場蠶著蠒

平疇新緑又連阡

皇后閣十四首 五言六首 七言八首

仙秫浮醪醴香菰蔟寶盤漢宮三十六爭奉聖人歡

槐影緑成圍腰舉繭館歸我躬惟服澣先織衮龍衣

翠浪兩岐麥冰絲八繭蠶今年收倍好歌頌滿周南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寳扇舞龍鸞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情憂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慇懃勸明主屬意在求賢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寳盃應念臣勞如卷耳

欲將厚意酌金罍

愛民一念徹淵泉内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無量壽

何須絲索頌長年

紅榴紫槿暎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顔何太喜

皇儲親奉萬年盃
水晶簾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室氷間奏薰絃思解慍
肯教人世獨炎蒸
纔過端辰又誕辰天家風物鎮長新六宮競獻長生縷
一縷應期一萬春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無疆壽
認取蟾蜍頷下書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為福羣生從今物自無疵癘

安用桐君紀藥名
瑶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宜水殿凉聞説内家多樂事
前星親自捧霞觴

皇太子宫四首 五言二首 七言二首

彩索金為縷香杭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親歡
銀牓青宫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農疇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幕幕布庭除直將底事銷長日
大學中庸兩卷書東宫雅好大學中庸常命制漕黄顯謨書之

焜煌八字彩毫書鉄畫銀鈎炤坐隅心正自能祛百厲辟邪安用道家符東宮常大書八字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分榜于藏書之室詹事戴大遷常以語館閣同舍故此詞及之

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殿畢来於萬國恭惟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古陳儀僊蹕而下

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賔臚並設肅大廷鵷鷺之班傑休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臣等忝居法部敢獻民謡

口號

榆關玉塞静無塵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好使八方同作太平人翠鼉鼓奏娱嘉客白獸樽浮賞諫臣聖歴從兹天共逺年年玉帛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浹而羣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而四時

和上悦天顔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賓貢恭惟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悦之樂舉觴太極殿未誇唐室之元正置酒長樂宫更陋漢朝之十月臣等謬叅法部輙獻儷謡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隣國信前星親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壽山太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顔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適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之觴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猗蘭殿上未夸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口號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恭邸夢飛龍曾報晩山祥翠雲影外来金母紅霧香中擁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即祝聖人之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上悦宸顔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闕集英殿宴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觴載舉於天庭伏惟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外弓載櫜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臣等身服伶工敢陳口號

口號

時平朝野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遣纖塵驚塞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来鄰境雲擁衣冠會正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雲莊集卷十六

雲莊集卷十七

宋 劉爚 撰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兹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

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如晉其勢極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慢則為和也難况敵國無厭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敵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来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搜括歸朝流徙

之民承命雖謹曾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敵人得以闚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葢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吴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茍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曰尋盟於敵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茍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吴也葢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

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宴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盖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而祈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隣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

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輕重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獘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敵桀驁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

則國勢日強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待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偷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蠧之政興彼方質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寖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

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弛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賤乍對清光輙竭芻蕘之思惟陛下明察

二

伏觀慶元以来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

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禄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蠧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常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寛宏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盖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

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
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㢘節之俗成而
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
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
同巳之論用憸邪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
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
流横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
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旋深鑒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

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盖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違以為心腹抑擯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顔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已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

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黙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頰頑無恥為得策兆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附和若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皁隸稍握寸權則輻湊盈門名義有不暇顧流獘之極一至如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名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

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三

臣竊惟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宗祖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無辜而致死有辠而逭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精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

于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由是而上之朝雖刑寺詳審之明當憲部讞決之精詳淑問如臯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考閲焉耳本原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恩之授官胥吏之補官納粟之拜官其閒非無才且能者然營進之路既窮茍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

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葢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闕陞入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注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葢注授不

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乃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臣言可

採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

臣寒遠書生至愚至陋去夏四月常因面對冒貢瞽言

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辠臣聞董仲舒有言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董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覩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青洊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酉之夕留守掖門譴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浸淫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臻咎徵迭至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

陛下君臣之間思格先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裁擇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一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者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灾異所縁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

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隂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隂脅陽之證孔季彦以為隂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其夫臣子背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無患然臣竊覰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昇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絶之乎夫隂邪之

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源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
仁祖之規責大臣以社稷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
潛消陰盛之譴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
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
微天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勤
修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
羣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示戒乎夫視之不
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考臣願陛下體重

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眹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奸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桓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所致曩者權奸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克取媚愁苦之氣干冐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比者固常遴選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

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
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機太宗因旱蝗而施
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覩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
大臣誠能同心爕理於其下則轉異為祥反掌間尒抑
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應之三
數年来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
者饘粥弗給既斃者無所藏盖陛下賑恤之仁無徃不
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

若也欲望灾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無幾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為可恃不復廣為振救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勑內府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賑救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速救之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嘆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来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熈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檜秦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

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禍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佐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佐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義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

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地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盖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而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

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飢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憫元元形於玉色上年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洊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

臣竊思之意者皇天祐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拳拳服膺至誠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並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物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蕆醮事

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醮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上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消於下而休徵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日使佘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國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北方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據有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惟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心悦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强悍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固達尼瑪哈之徒崛興窮海之濵茹毛飲血雲合鳥散

用沙漠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日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携離無敢畔者積威禁約之素也今其潰敗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特智者而后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

堂中華他人有之㢽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

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

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盖傳有

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

下惕然無敢康之心迨夫聘使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

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敵遂亡莫或流毒上恬下嬉自

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

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北國之衰殛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盖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

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虛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恐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敵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末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讎恥

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講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雲莊集卷十七

雲莊集卷十八

宋　劉爚　撰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

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寔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無疑也子之欲顯其親可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于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勤民如在剡時歲方飢賑而邺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逸

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恥故求所以免其恥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令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盖不恥人之恥而惟賂吏之恥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韞以死此余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

為善者是以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間金人謀侵邊邊報至蘄蘄李公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是年二月甲子敵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鳥獸散敵雖屢挫

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傅城下圍之數重敵牆
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丙
戌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敵造
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示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
吾守者公命戮之而焚其書越二日敵以其攻具進我
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靡碎煙燄所及蕩為飛埃
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至輒克居數日敵攻北門銳甚我
師縋而下勦其人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

前後踰再旬卒不得志於我會黄州失守復鳩其羣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鬬無一毫退沮意敵技窮垂遁矣不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之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在朝著説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竒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晋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有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絶人而不

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會公于閩公嘗慨然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詒書廟堂以麋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仗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敵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勢迫不得已而死

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决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睟穆待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從公遊覘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

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廣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敵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為足畏率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

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殁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公既闔門陷難兄之子士宏適来省覲亦與焉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不絕忠臣之後若是哉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頼天子仁聖愍書卹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惟

尒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其可嘿無一辭輙叙所聞與誌銘所未及也以竢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無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雲莊集卷十八

雲莊集卷十九

宋 劉爚 撰

墓誌銘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稱諸公間雄秀麗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讀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

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延平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見處乃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是耶時予嘗病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敝或終

其身而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葢用心於
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
之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哉此吾
於升伯之沒所以嗟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君名
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自
號臨齋予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氏為安仁望族用儒
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緼德種學益懋以閎而
皆不偶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巳知講求先朝名卿言行

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甲科授黄州黄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覿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藴大要談義理不騖於虚無髙逺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竒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至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菫

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劒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究心讞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决人無異辭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閒造諸齋從容啓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盖君德宇粹然從游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

棲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覔舉意同僚信之家故清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疏食菜羮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遲次端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甆甌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无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精思力踐

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開亦從而究其説久之訢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虚閒怡悦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思慕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興炷香遥想

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妹皆少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弟逮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壼儀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沉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

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也

君善交寂為邦人所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

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于俞氏之館將

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中護其柩以歸自

棺及歛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葬于貴溪龍回

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湇生有異

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學于鄉甫冠亦卒

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龕許咸次

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議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簡十卷楮獎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兮窮通潦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延平郡城之東鼇灘之上有賢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嫻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諸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焉然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根本内蹙識者凛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曽無出一言以救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廼獨隠憂憤歎若已任其休戚顧位下官薄不得薦所聞于朝則倣古者風人

託物之誼為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三歎焉兾在
位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
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矣倦游巳無
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之其先幽州人後從
昆陵又徙延平曽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
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建寧府甌寧
主簿歴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懐安丞知秀州崇德
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

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歴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襁負相屬郡諉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次第給錢粟皆有法竟事民得無轉徙溝壑以死感德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内縣使客經行無虚日故例訟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及它冗費君曰朘窮民以貲虛譽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

使者以縱盜詆君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所需率分配諸邑期會廹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敵犯襄陽圜安陸聲揺湖湘間父老舉建炎故事請徙邑大爲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静敵安能遽及吾圜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檄君兼幙府有謂君盍沿此自脱者君曰吾寧横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敵遊騎薄江陸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乘城

拒守計君謂此秪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
帥悟而止敵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藉君
憊心疲精瘞其齒骸之暴露者為粥以飼其饑且羸者
收育孩稺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
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期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
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
知君矣未嘗幸其知以求進也世道日圮士大夫以茍
得為賢權門勢途有一罅可乘雖乞墦由竇不復顧人

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淡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某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漴嘗從山谷黄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遇而力學工文蔚有先烈士論韙之晚即

六柱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睟世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某甲以壽考終時年八十一也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熖早卒曰蔔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婿迪功郎趙善還黄㝜夏鑾孫男四人女一人蔔龍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公於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公疇之狀來謁銘予盖聞君之風

而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銘允矣無媿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雲莊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二十

宋 劉爚 撰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盖長樂福清之脊其中勢益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

傑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芘生人屢膺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廣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来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家愬于神不崇朝迅震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若民以神為依敬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

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熈中加封孚濟嘉定中又加封
廣祐邑人旣皆悅甚於是具官陳其録其靈蹟本末以
告曰願有述其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
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兹土其得爵號寳甚宜逎摭其
事俾刻于麗牲之石且為歌道上帝之命與明天子之
意冀祚邦人於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崙淪無極兮魚龍之宫惟皇帝兮睠此南
土俾神宅兹兮有衆爾主噓吸雨暘兮指嘑雲雷盪滌

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娄娄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額兮猶蠢之羣恍瞻靈旗兮悖若獸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思兮我豈爾忘既貴之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焜煌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焉從異材出兮棟王國民安居兮稼滋殖公衮兮玉圭將便蕃兮神之錫

附録劉文簡公神道碑 真德秀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𦒿詔以光禄
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
正直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垕以前尚
書郎三山陳公孔碩文狀来謁銘德秀從公游有年凡
其修身立巳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嘗竊論公
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遡其學問之源流與夫
見之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盖公皇考銀
青府君蚤受學于屏山劉先生籍溪胡先生盡得理義

精微之藴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牴從遊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可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陳忠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

其私者一亡有焉敬德秀以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
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
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
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㕑曰古者有誄
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勿辭迺即陳公之狀剟取
其要而書之公諱爚字晦伯蓋漢之冑出有諱幽者遭
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
銀青府君以彖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

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録事叅軍於郡政裨賛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毛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撙節他費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斂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翕然知向改宣教郎知

福州閩縣事清靜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
息有寓公素貪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析其
妄民得安業師守諸臺聮章論薦秩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因嘗有旨陞擢矣公自
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以歸上新受內
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
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者是賢乎蓋指韓侂冑
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

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宫練軍實蠲户舟船有禁為奏除之且罷兩邑科斂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益闢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變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闒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罷冐誅自強遂以公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鹽司積獘久逋亭户緡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負十五萬者奏請廣東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雖外縣官俸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自為稗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茍有私意形於朝則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

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危可安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

不精白亦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
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
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
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
臣重于一路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消隱伏剪除萌
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
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
而公之意以為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獘不可守

天下常規凡内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為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賔客餽遺之屬委漕民裁損椿管專為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熈故事以進其畧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尚出内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嵗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楮幣自輕為憂獻議者

爭以新奇自售公之特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可易轉
對言陛下卽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
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
乎鄒臣兩對淸光陛下臨朝淵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
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聽於經
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旣又廟堂之上每一官
闕躊躇四顧意未決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

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絶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咸熙矣乞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廵按靡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弗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决公察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賕俾緩其事公立翳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嘆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

朝廷獨減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邮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獘乞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已為先毋顓意程試汲汲利禄對言治道源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

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故以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慶元以来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横流廉恥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

慶元以来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説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攷其藝而畧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㫖學者立身之要謹録以進請頒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方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而執正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學諸生稍

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公在廣東常寓書令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公再相日語呂郎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來葢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文公徃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葢公在山陰時聞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

數書錄於胄監俾學者誦習焉兼國文院編修官實録
院檢討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論經筵講讀乞加
訪問郊祀恩特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
魚袋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又兼太子左諭德同修
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盖和者可否
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
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茍且依違患得患失則其言事必無

把顔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奬
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官僚宗社幸甚時廷臣爭
務容黙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言及之十
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敵運巳衰
我之邊鄙冝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崛起外敵强捍
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旣選沿邊守臣佐之者亦不
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
許守臣察其不足仗者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

諜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足知緩急又乞
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師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
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
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
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盖沿邊之民習不畏慮少少
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伴使至盱眙龜山二三百家獨
不經兵又問其父老自家長於刼寨敵兵畏之因思彼
才二三百家協力巳足自固況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

之援乎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方事以獻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敵挐兵為喜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二敵交兵乃敵之利非我之福也今二敵相攻戰爭方始挐兵不解強者為雄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帥

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獘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熈故事請令後省或舘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敵人以新殄大帥乘之燕城被圍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北邊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敵敗盟欲增築邊城竟牽和議而止今敵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

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脩築又言臣所謂宜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番爾是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以禦敵謂宜增築且創樓櫓大畧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畧謂金國危爭立誠以欵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來索幣亦當思所以荅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取

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預圖毋謂敵方多事我
尚得以自安也未幾彼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辰使
者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
恐啟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
敢復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殘敵異時方
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
使亦可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荅之況
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常遣迓而彼不来足以有辭

矣邇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冦之謀尋又上疏其畧以為今敵帥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横西北諸師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苻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海陵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强勉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北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盖今擇

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責其持久全頼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曰兩重鎮各有帥臣不復建一司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經畧區區僅全吴楚然未嘗求和於此皆足自立今地兼吴蜀當敵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亡之敵固不可彼方据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帥守豫為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虚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飢遺民

歸附日衆邊臣處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擊殪之得脱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其俘復諭曰朕痛念西北之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冦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嗚呼仁哉則彼之飢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無二也願詔邊臣以祖遜羊祜陸遜為法使仁聲仁聞播於中外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

北方張之冦山東崛起之盜乘金人微衰各謀吞併我若復通金人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復啓取侮之端彼二冦將曰金人將亡我猶事以幣帛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待之況河朔創殘而飢彼知淮甸豐稔江浙殷富乖誕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金人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責任不

專又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他郡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廵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歴陽居中内蔽采石外接淮堧若顓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一置營柵立倉儲徙沿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

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商榷廢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徼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魯輩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武吏任將帥以醲賞得士為先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

一以太祖為法四月旱有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詢人言應故事則天下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和之事之是非至

於義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絕敵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韙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講讀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

於講說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覆開陳之嘗進說吕招宗避蟻宫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聖人脩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宫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笫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

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況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僻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意横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者盖有一息間斷則物欲乘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

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絶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也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於忿怒之

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
嗜欲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
仁宗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
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
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妃化之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人化之而能循
法度推之治國而國治推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
風之變在位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風之什興至

於墻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内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太姒其廢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輙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

顧可量也哉公既遷宫庶不復與講東宫特謂講于上
俾公乃兼講公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凡二十
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
比疾又懇辭卒不獲命公雖疾猶䵷免輔導不怠故疾
間復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太中大夫爵建陽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
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
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吕成

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易温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應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祐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遏其名以為高入乎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辠人也蓋其平生所守皆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欿然無所喜及以僞學為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

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
子姪相繼叔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
劉氏云公賙内外族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
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饑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
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
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
日泉使憫遺骸不掩議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寃升魄
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

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處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清是君子思經綸之時晝之所待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槀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堂銘故事若干卷雲莊外槀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其

年卒贈頎人子㚖令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
三人陳擇詹樞袁宜中其壻也孫男一人欽宣議郎監
福州嶺口鹽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曾
孫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冬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
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天啓濂洛有開斯人如寐之覺吾道之南世
有宗工集厥大成則惟文公公生同時而又同里少登
師門以迄莫齒孰疑弗剖孰蔽弗袪晝講夜思歳充日

餘發而施之或言或事惟政是繇毋或有二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厥臨孔威其忍畔諸遂登禁途遂傳儲極惟
一其心以輔以翼直辭婉諷杜漸防微思公之忠可以
涕洟惟彼敵人逃犇無所狃于虗憍猶索我賂衆曰可
予公曰不然願取金繒移以實邊新敵鴟張群雄蠭起
擾之中原如鼎斯沸衆謂無虞公獨深憂願飭邊臣固
如是謀必重制垣必徙兵戍必絶敵交聲實廼副公沒
幾何羽檄四馳疇者之言亶猶著龜天子念公嘉名是

錫其義維何曰正曰直文公之門今存者誰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瞻彼桂林有菀其麓我銘匪誣千載可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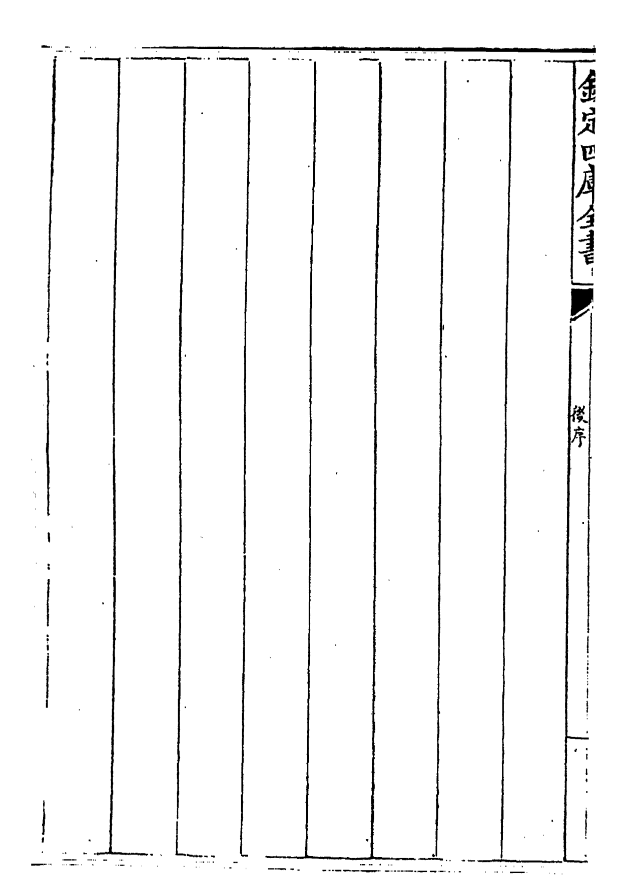
雲莊集卷二十

雲莊集後序

宋工部尚書贈金紫光禄大夫少師謚文簡雲莊劉公没今三百五十餘年平昔所為詩文甚多兵燹散失九世孫輝始裒集之藏于篋笥人未能徧觀也十世孫梗由帥府從事都臺知印賛幕歸善處事循理政得民心乃慨念祖德捐俸綉梓以廣其傳誠孝子慈孫之用心矣請予序其後夫治本於道道存諸心文也者道之所寓也惟其宏乎中斯能肆於外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也豈不信哉若文簡公其道學之君子歟公鍾武夷山水之秀天分甚高師朱夫子友真西山著書立言耳濡目染闡明聖學為時名儒道之存諸心者素矣歷仕三朝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為時名臣道之用行矣大肆其力發為文詞鋪張治具粉飾太平無非道之所寓焉觀其祭享郊廟則有祠祝播告衆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頌吟咏皷舞則有詩騷宴賞賓客則

有致語歲時伏臘則有閤帖以至興學勸農餞行諭俗上自天理之精微下至人事之曲折一話一言皆本乎道燦然博古通今之學藹然忠君愛國之誠豈世俗之文之比哉公雖沒矣文之行世絢爛如星斗流峙如河岳光景常新精神無虧列之先賢祀之學宮傳諸永久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奚足為公輕重愚生末學安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不可虛辱其請持書以致景仰之意云惠陽吳高



雲莊集後序

福之建陽劉文簡公宋之名相也其文章志節忠孝政事前序備言班班可考孰得首於公乎公名爚字晦伯雲莊其别號也予少時宦游湖海三十有九年公之所行善行玊響人口所以數得于聞其作述文章間亦見其一二然皆傳録經於多手烏焉成馬叵克去取後或鰲正誦之絶無牛鬼蛇神之恠雲行水流金鳴石應抑且雄渾簡重如正人君子服古衣冠端坐拱手致人肅

敬喜仰不厭奈何予生於後與公世代相去甚逺由此詩文想公德容則必翼翼嚴重而福德之召若鍾於子孫在於今日亦必賢達超邁過於人者惟惜不克一遇又不知在於何日傷已天順庚辰予因南歸禮邑史劉公梗於官舍之南見其心之所存賢行口之所吐儒言不與常類始知厥祖系自於公十世孫矣既而又出公之神像年譜文章詩詞悉以示予復言昔罹兵燹煨揚之際惟此幸存宿於崇泰里公之九世孫劉輝家匱

最久剥落腐爛殆莫勝捧及梗仕進因公造彼詳詢求得歸来重繕校正捐俸繡梓用為不朽永傳之計於是復命予序予故因思是集之成葢其由於兩世相得而傳也何則文非梗則文湮沒不能顯白於世使公英華神彩終然而已梗非文則梗無據不能顯白証實公是厥祖使梗亦歸於巫皷說鈴庸然而已所以公之所得而得再鳴於此歟梗之所得亦得鳴其孝敬於彼歟嗟夫不能得者天也不能得而得者亦天也及思當昔

予不見之於文何得必公嚴重見公神像而符前言耶又何得必公福德延於今日而得遇於梗耶此亦上天眷合也良非偶然況公大宋名臣梗又惠之歸善賢史是以於命不敢忤而敬為之書惠陽聶遜